

集結 300 學生軍團，向台灣蚊子館宣戰

姚瑞中：我的藝術， 不是要讓觀看者舒服！

一個師生集體踏查閒置公共空間的奇想，揭開全台打蚊子館狂潮的序幕！
幕後推手是他——藝術家姚瑞中，他用「反叛又不任性」的鏡頭揪出荒謬的閒置廢墟。

撰文·林奇伯



攝影·陳弘哲

一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周六傍晚，大陸冷氣團南下，台北潮溼寒冷，藝術家姚瑞中最新個展「巨神連線」在台北內湖的耿畫廊開幕。一如既往風格，作品從來沒想要愉悅觀賞者的眼睛，反而是不斷挑戰美學與荒誕之間的界線。

現場共展出三百幅黑白照片，以環狀牆面呈現，在特殊打光下，像是泛著冷冽異光的燈箱。這是姚瑞中從一六年起，花了一年半密集走訪全台二、三〇多座廟宇所拍攝的。有別於多數廟宇藝術題材總以民俗性、廟會熱鬧氛圍呈現，姚瑞中鏡頭顯得特別抽離，冷靜遠望遍布台灣各角落



姚瑞中「巨神連線」個展，以冷靜遠望的拍攝手法，反映台灣蓬勃庶民廟宇文化背後的社會認知矛盾。

的巨大戶外神像，目的在爬梳台灣特有的「宗教地理學」。

黑白鏡頭揭真相 作品直視現實 凸顯台灣的集體鄉愿

另一個展間，則採三頻道錄像裝置，不斷切換精選的一九八幅黑白影像，再配上從美國航太總署(NASA)網站下載的宇宙電波混音，低頻嗡嗡大鳴聲，和觀者產生共振，經驗並不是太舒服。「我的藝術從來就沒有要讓欣賞者感到舒服，反而要不斷地刺激你直視現實，無法閃避。」姚瑞中以他特有的急促語調說，藝術家不應只是美好生活想像的提供者，而是必須勇敢擔當社會責任，帶動集體反省。

「台灣是宗教特別自由的國度，所以才會讓高度動輒五、六層樓高的巨大神像遍地開花。但很弔詭地，宮廟、乩童這些廣泛流通於庶民生活的信仰模式，又正好是社會上最不可公開言說的禁忌，只要有哪位政治人物被傳出到宮廟問事，敵對陣營就會加以撻伐，說他是迷信、缺乏理性思考，整個社會特別鄉愿。」姚瑞中說，台灣政經、學術精英總是不齒、避談巨大神像就存在於社會的現實，自己卻不斷建造各種華麗、好大喜功的大型公共工程，然後閒置、抹去、再興建。於是，台灣變

Profile 姚瑞中

出生：1969年
現職：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
兼任副教授、台北藝術大學兼任副教授
經歷：曾代表台灣參加
1997年威尼斯雙年展、
2005年橫濱三年展、
2009年亞太三年展、
2012年上海雙年展等
學歷：國立藝術學院
(現為台北藝術大學)
美術系理論組
家庭：父親姚冬聲為前省議員、
知名水墨畫家
作品：《海市蜃樓：
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
共5集、《本土占領行動》、
《忘德賦》、「巨神連線」等

成一個記憶不斷被抹除，再不斷覆蓋的島嶼，國家資源和社會信任被點滴消磨殆盡。如果說「巨神連線」是姚瑞中的「宗教地理學」探索，他的另一個為大眾熟知社會參與式創作軸線《蚊子館踏查計畫》，則為「政治地理學」體現，揭發了台灣政府濫建、浪費的習氣。這個計畫也讓姚瑞中樹立公眾知名度，成為台灣少數擁有公共議題發言聲量的藝術家。

九年來，他帶領三百多位大學生踏查全台閒置公共空間，拍下台灣繁榮表象下荒涼、荒謬的一面，前後揪出超過五百座「蚊子館」，自費出版《海市蜃樓》系列攝影專書共五集。在這個「有圖有真相」的年度裡，讓台灣掀起一波蚊子館反思潮，也顛覆了大眾對「藝術家」角色的刻板印象。來到第二個現場，可以一解蚊子館踏查計畫運作特殊之處。

同樣是潮溼寒冷的台北，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教室內卻熱烈異常，在姚瑞中任教的「行為與觀念藝術」課堂上，學生分

組上台報告他們深入全台各個閒置公共空間的拍攝成果。

一張張廢棄、髒亂的景致，在投影牆上秀出，報告者興奮地分享當時是如何有技巧地與警衛交涉，或勇敢爬牆深入廢墟，再仔細分析這些「蚊子館」來歷與閒置緣由。課堂上三十位同學驚呼連連，既是对廢墟在鏡頭下竟能呈現出詭異的邊緣美學氛圍感到驚異，同時也出聲向同儕的冒險精神致敬。

闖禁區改變社會 領航廢墟研究 政府也奉為施政方針

「如果不是親身走踏，怎麼也難以相信蚊子館就隱身在生活各種不起眼角落，讓我超受震撼！台灣竟有那麼多蚊子工業區、蚊子商圈，甚至連人潮川流不息的台鐵車站大廳二樓商場，都是閒置的！」美術系四年級學生邱伶禎說，每周同學報告的案例都讓她嘆為觀止，不管攝影機是透過破窗隨意往室內拍，或遠遠地取景，每個景象都超乎她畫筆下所能想像的荒謬極限。

「太好了，這學期我們拍攝完成的閒置空間已有五十個了，《海市蜃樓》第六集成書一半！我必須代表我們這個世代向大家說聲『對不起』，把如此百廢待舉的國家交給你們，但這也是你們這個世代必

須正視和解決的課題！」下課前，姚瑞中向大家宣告，學生們興奮地騷動起來。他說，蚊子館踏查具有帶領學生共同參與社會和跨越自我的教育意義。

「當學生走到『禁止進入』的牌子或封鎖線前，若能勇敢往前跨出『被禁止』的一步，就等同跨越別人強加在自己生命的界線，對生活有了更實際的認知，並因為行動生出擔當。」姚瑞中說，他過去這九年發現多數年輕學生都嚮往掙脫束縛、得到更大的自主權，但往往遇到封鎖線時，卻裹足不前，最後反而是開車陪同前往踏查的父母親率先跨越，學生才跟著突破心防。

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形容，姚瑞中是「鑽到底」的人，為台灣「廢墟研究」的領航人物，每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都要根據他的新書，重新調整閒置空間列管項目，並審視蚊子館活化是否成功。

姚瑞中原本就喜歡拍攝廢墟，他一〇年突發奇想：如果單靠一己之力，短期內絕對無法拍攝完成，不如來個師生集體創作吧！將踏查行動融入自己任教的台師大與北藝大美術系課堂。於是，一支群策群力的「打蚊子」軍隊才被組織起來，最後集結出專書《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，當作共同作品。

為了保護學生安全，並讓計畫更聚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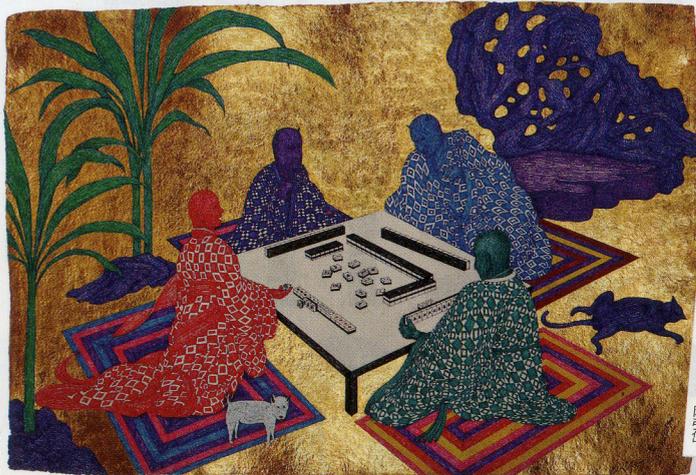


姚瑞中（左）帶領學生，每周在課堂上盤點新發現的蚊子館。

在影像直觀效果上，初期設定為「只呈現現場真實樣貌，不扮演糾舉政商亂象的責任」。書上，僅以統一視覺風格的黑白照片和簡短文字說明呈現，不列出營建商、設計人姓名；對外，低調寄給總統府和電視新聞台，不舉行記者會。然後，姚瑞中就閉關工作室，為下一檔個展作畫。

孰料，書中一張張廢墟照片震撼力強大，馬上引起媒體大篇幅報導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吳敦義終於在輿論壓力下宣示，一年內要完成所有公共閒置空間活化。吳

「孜孜不倦，必有回響」是藝術家姚瑞中的創作日常



姚瑞中提供



攝影：陳弘岳

2007年，姚瑞中畫風丕變，開始使用硬筆、金箔等媒材，以私微的自傳敘事觀點來諧擬與窺構中國傳統水墨畫，逐步發展成「偽山水」系列，《檯上自摸加一台》是代表作品之一（左圖）。2017年，他更進一步研究用版畫媒材來呈現「偽山水」（右圖）。

敦義這一宣示，反而撩起姚瑞中的鬥志，決定持續關心到底，帶領新一屆學生繼續追蹤，出版續集。

走進第三個現場，可以一窺姚瑞中「政治地理學」藝術論述的原點。

姚瑞中工作室位在台北市信義區，打開門，一幅弘一法師的墨寶令人驚豔。姚瑞中打開陽台落地拉門，指著數百公尺外的中油大樓開玩笑說，「主管蚊子館活化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公室就在那裡，每天和我遙遙相望，就像多年來我們『課對課』的關係。」

轉入工作室，木桌上是他正在實驗中的「偽山水」系列版畫新媒材，兩側牆面書架則塞滿書籍和資料夾。他戲稱自己是「檔案控」，隨手取下資料夾，裡頭是他從九〇年代就開始收集的藝術展覽文宣品，按時間保存得井然有序，至今累積數萬份。

長期以來，姚瑞中作品便是以「藝術創作」和「書寫論述」兩條主軸延展開來，創作鑽得多深，論述便鑽多深；論述觸及得愈廣，創作可挪用的文本就愈龐大，最後形成「廢墟」、「蚊子館」、「偽山水」、「犬儒共和國」、「巨神連線」五大系列。

姚瑞中生於一九六九年，父親姚冬聲是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前省議員、水墨畫家，父子兩人相差五十九歲，姚瑞中從小在家中看政壇大老出入應酬，他們興致一起，

當眾揮毫，彼此還以水墨相贈，弘一法師墨寶便是當時留下來的。

「壞男孩」的正義魂 拒當藝術印鈔機 自掏腰包踢爆亂象

「畫來畫去老是那些，他們官場應酬的那一套，實在是太陳腐了！華夏文明都講究正統，台灣自稱是中國正統，總愛炫耀擁有故宮豐富典藏，現實卻是統治權不及中國大部分地方，這樣還算正統？」姚瑞中說，十九歲那年父親過世，從小看盡繁華，不知不覺就將男孩子對父親的反叛投射到大歷史觀照中，拍攝不同於一〇一大樓式「正統建築」的工業、神偶、建築、軍事等閒置「邊陲廢墟」，成為他的最愛。

「水一撩下去，愈撩愈深，我手頭上掌握的蚊子館名單，再做個五集都沒問題！」姚瑞中帶著他在藝術圈特有的「壞男孩」語氣憤憤地說，每出一本，他自己就要花二、三十萬元來負擔學生交通和圖書印刷費用，「堅持不申請相關國家補助金，獨資完成才能維持實驗性和獨立性，把平時賣畫的錢都貼進去了！」

已近知天命的年紀，姚瑞中眼神仍帶著一絲「壞男孩」式的調皮笑意，望著傳統政治與藝術神龕，帶領新生代藝術家打破權威、打破政治假象。